

《禮運·大同》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黃維樑¹

一、“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

我們身處的時代，見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天變地變人變，現實是不少國家不少地區都有地震颱風瘟疫饑荒混亂困頓仇恨罪惡恐怖戰爭死亡，世人往往措手不及，疲於奔命，窮於應付，以至呼天搶地。詳情不必多說了。《禮記·大學》有“治國平天下”之說，面對這樣的時代，國怎樣才能治，天下怎樣才能平？世界各國都根據其國情把國家治理好了，國與國之間，和諧協作，互諒互讓，互惠互利，則天下自然太平。這就要說到“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了。（2023年9月26日，國務院新聞辦舉行新聞發佈會，發佈《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此書以下簡稱為《共同體》。）

十年前中央政府提出這樣的一個理念，中國一向致力於這個理念的實踐；世界各國如果都朝著這個目標同心協作，則世界和平、人類幸福可期。

先說國治。國情有不同，但治國的大原則應該一致，我想到古代的《禮記·禮運·大同》：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

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

¹ 黃維樑，男，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文學博士，曾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系客座副教授、台灣中山大學外文系客座教授、美國 Macalester College 英文系客座講座教授、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教授。

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試略加解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中，“天下為公”的“公”，是公平公正公共公德公義，是“公”而非“私”；選舉賢能的人任事治國；講究誠懇信實，謀求和睦相處。這些都是不同文明不同國家都會認同的美德、理想。就像“仁義禮智信”、“真善美”都應該是全人類認同的美德。（請參看附錄的相關文章）

“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這裡面包括仁愛情懷、人道思想、福利政策，請問世界上哪個國家不會認同？

“男有分，女有歸”涉及社會人力資源的妥善安置，這些都是各國政府所希望成功達至的。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涉及產業和經濟政策，而以公平、公德為其處理原則，這自然是國家理財的南針。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說的是邪惡的事沒了，犯罪的事沒了，治安好了，天下太平了，人類幸福了。這當然是世界各國施政者共同的理想：達至“大同”。

二、“大同”“桃花源”“理想國”“烏托邦”仍是夢想

略舉目前世界的一些現實：超級大國的兩大黨互相指責對方、控告對方，幾無寧日，哪來的“修睦”？政壇有最高層或次高層的人物涉嫌貪污，

或涉嫌造假賬（如9月下旬有新聞謂參議員 Bob Menendez 涉嫌巨額受賄而被起訴），這哪來的“為公”？哪來的“講信”。

詐騙的人，無誠信可言的人，東海不讓西海“專美”：一地產鉅子把公司搞砸了，此人曾“信誓旦旦”地說：“我可以一無所有，但投資者不能一無所有。”結果呢，此人把公司財產都轉移到國外，真正一無所有的是投資者。此人是盜賊，盜走了數千億元款項；相比之下，某城市有“小偷”，名為“JPEX”的集團，祇騙走了市民數十億港元。錢穆說“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對；我們說“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匪類”，也對。

有“小偷”的那個大城市，有二三十萬人住在“劊房”裏；北美洲的一個大城市，街道上滿地是露宿者；非洲有眾多饑餓殘疾的人口；酷熱天時人熱死，貧窮地方人餓死。哪來的“皆有所養”？全球有很多豐足的中產階級，全球有很多地方的民生疾苦。近來更使讀書人“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的，是在地中海東岸的加沙，戰火中，截至11月上旬，平民死亡者已超過萬人。這裡祇有魔道，祇有被但丁（Dante）打入地獄的兇暴者殺戮者，沒有人道。

余光中詩《如果遠方有戰爭》所不忍心念及的戰爭，災禍仍在燃燒蔓延。一千多年前杜甫的呼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今天在全球很多地方，仍然回聲蕩漾。他那“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希冀，今天仍然是希冀。柏拉圖的《理想國》、陶淵明的“桃花源”、摩爾的《烏托邦》，仍然祇是理想，仍然無所寄託。

《烏托邦》描繪了完美的社會：一切不公義的事情通通消失，人人有工作，而工作不超重，信仰自由，暴力絕跡。這也是孔子的“大同”理想國。

今天的時代精神，應該就是各國力爭達至“大同”；“大同”的思想，應該是放諸四海而皆准的思想。各國本身臻至“大同”，各國同心協力，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才能達至“世界大同”。治大國絕對絕對非如烹小鮮那麼容易（老子所說的大國在今天來說，其實甚小），“平天下”百難千難萬難。“命運共同體”的各國，祇有迎萬難而上。

在《共同體》中，我們讀到“沒有誰能獨善其身”（光是應付“氣候變化”，就得全球合作），“超越集團政治的‘小圈子’規則”，“反對脫鉤斷鏈和‘小院高牆’”，“提升全球治理”，“宣導全球協作”，“畫出不同文化背景和發展程度國家之間的最大同心圓”的理念；這些理念的核心詞彙是“全球”，是“協作”，是“共同”，是“同心”。錢鍾書的核心學說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人類本來就有此心，當然可以發揮此心，同心協作，以達全世界的“大同”。

人類社會期待協作，期待大同，連文學人也有“東西方欣然會合”的期待。學貫中西的余光中 1962 年 7 月 1 日寫道：“文藝如有大成之一日，那必是在作品中使東西方欣然會合之時。”近年國內文化界熱議中西文化的交流互鑒，我們看到 60 年前余光中已有此通達之論。

三、1994 年贈予大學畢業生的《大道之行》

“大同”是孔子的理想，也是千多年後杜甫的理想。杜甫如果生於當世，他的“風俗淳”思想，講的一定是世界的“大同”。杜甫之後一千多年，這也是我們今天的理想。在此要介紹 1994 年我創意編寫製作的一本小冊子《大道之行》。

此書連封面封底的4頁，總共祇有24頁，圖文兼之。《禮運·大同》篇的字句，我用“愛讀式”排版式排印，附語譯和注釋；還附有James Legge的英文翻譯。另有新亞書院教授和校友梁秉中、劉述先、岑逸飛、黃維樑論述《大同》篇的4篇文章。有12張圖片，分別是：新亞書院地標式的水塔，附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金耀基的書名題字；香港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孔子第七十八代孫子孔維克的《孔子周遊列國圖》（局部）；韓國留學生延基枰的《孔子像》；孫中山書法《大同篇》；新亞書院校董張威麟敬書的《大同篇》；中山翠亨孫中山故居照壁上孫文所書“天下為公”四字。

這本小冊子印製於1994年秋天，當時我在中大中文系教書之外，兼任中大新亞書院的輔導長，策劃編印此書，用以贈送給當年的大學畢業生，希望他們有人有這樣的一個夢想。小冊子有短文略釋《大同篇》，如下：

《禮運·大同》出自《禮記》。《禮記》是中國古代重要典籍，記錄的是孔子等儒者的思想和主張，包括禮儀、政治、哲學等，記錄者是孔子弟子和孔門後輩。漢初學者把這些材料整理編輯，定為四十九篇。《禮運》是第九篇。《禮運》一開始就論及“大同”和“小康”。《禮運·大同》指《禮運》論及“大同”和“小康”這幾段文字。孔子有一次參加魯國的祭禮後，很有感觸，對學生言偃（子遊）講論“大同”和“小康”的政治社會情況。“小康”出現於三代；“大同”的時代，孔子並沒有明確談到。

春秋時諸侯爭戰，局勢混亂，人民痛苦。孔子有感於此，在政治上提出最高的理想，就是“大同”，其次則為“小康”。他這番言辭對後世有深遠的影響。直至現在，我們仍然嚮往著美好的大同世界。

我又寫了“編後附記”，題為《怎可以沒有夢想？》，如下：

孔子是中國的聖賢，是世所公認的偉人。他提倡仁愛、信義等思想，這在《禮運·大同》有很清楚的說明：這是二千多年前孔子想像中的“美麗的舊世界”，也是世人一直所嚮往的“美麗的新世界”。

西方有理想國，有烏托邦；中國有大同世界，有桃花源。錢穆先生為新亞書院所寫的校歌中，有這樣的句子：“東海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我們可以說，東方西方古代現代有夢者。我們身處的社會有種種的不美不善，大同世界是個夢想。夢想可能永不實現，也可能實現。人太現實了，夢想因此難以實現。人是應該現實的，也應該有夢想。知識分子，尤其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大學校園或剛剛踏出校園的知識分子，怎可以沒有夢想——“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孔子的主張，《禮運·大同》的思想，並非無懈可擊：然而，大同的精神，從孔子到孫中山先生都認同；中華兒女以至全人類，應該也認同。大同精神，是中華精神，是世界精神，當然也是新亞精神。我們要努力去實踐大同精神。《大道之行》這本小冊子，應該是新亞同學的座右之書。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黃維樑於新亞書院輔導處

三十年過去了，昔日中年的教授，現在已過古稀（我自我陶醉地說身當“華年”）；

文筆昔曾籲大道，白頭今歎苦低垂！